

抗敵演劇隊第八

狐狸洞

第二



抗敵演劇隊第八隊

獨幕劇集

第三輯

迎戰退官·不辭隨唱

介書答谷賦正正

出迎答輝和出

謝答迎前將莊前敵

實對國體三食

政治部抗敵演劇隊第八隊編

1939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抗敵演劇隊第八隊
獨幕劇集

第二輯

實價國幣三角

編者 政治部抗敵演劇第八隊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代售者 各地五五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獨幕劇集

蘇升書 谷正正書

實(第二十輯) 國語正典正代
第貳輯 國語六典正代

目次錄

自家人一冊討論言論全語歸人，內容異常充實，出題以來，
光榮的犧牲

再題出書

起義
委員員討論言論全集

劉王

諒逸

王

逸

諒

自家人

劉諒

時：一九三八，廢歷的除夕。

地：某戰區，敵人攻擊目的地的側面的一個小村庄上。

人：母——潑辣固執的老嫗。有着成見。

大強——老實，急躁而遲鈍，一個身長體壯的青年農民人家叫他飛毛腿。

小老二——糊塗，懶惰，一個小胆的潑包貨，只十三歲。

哨兵——一個粗魯的老兵，他懂得「負責任守紀律」只是有時也很馬虎。

保長——誠懇，負責任，但也是一個平庸的老好人。

日兵——狡猾但也魯莽得很。

景：一間破舊的農家平房，屋角房頂全都佈滿了灰塵和蜘蛛網，牆上也被火烟熏得黑黑地。

牆角放了些農具，上面被些柴草壓蓋着，好像許久都沒有耕種了。

在台的右邊後角上是一個灶，前面是內門。台的後左角是通外門的過道，後壁中央有窗口，

這里。我們可以看見將要進來的人從這里經過。台的左邊中央，是一張方桌和長凳。

幕：灶上燉着快煮熟的雞在沸騰着，小老二坐在灶前打瞌睡。從窗里斜進黃昏時的光彩，台上安閒地。

只遠遠送來續斷續接，時大時小的大砲聲，但這好像與他們無關似地，他們還是照樣地準備着自己過年。

母：拿了一個刷子，（那是用一把掃把，接在一根半長的竹竿子上做成的，）她頭上披了一塊布，從屋內一路刷着灰塵出來，似乎已經工作了許久，很疲乏了，但還還忍受地繼續刷着。母：（用力地刷了幾下，不耐煩地）嗤！這要命蜘蛛，一個屋頂全結滿了網！（吃力地擦了一把汗，又狠狠地刷了兩下）

（突然地響了兩聲較大的砲聲。）

小老二：（忽為砲聲驚醒，跳了起來）媽，媽！……

母：怎麼啦！你得好好的加點柴呀！

小老二：（噁）砲，大砲！

母：你得添柴哪！

小老二：（揉着眼睛）噁，砲聲又……

母：叫你加把柴！（氣憤地丟下刷子，過去看，）咳！跟你說，火加得大點。你看你，這樣火頭

還嫩得好嗎？（抓了一把柴，看看火。）你瞧，這麼大人了，火都還不會架，（把柴塞了進去）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咳，你瞧，架成一團，氣都不通一點，（立起）咳，什麼事都離不了我，怎麼得了啊！

小老二：……

母：（自己劈叨着，又拿刷子刷着）唉，今天都三十了，要是往年，吶，二十四就把什麼都安排得妥妥當當的！那兒還要大除夕的來忙呢！

小老二：嗯，媽！我說，我們就別過這個年吧！

母：像那麼懶斷了骨頭，就連年都懶得過了！

小老二：嗯，不是！嗯，媽！是砲，大砲……

母：（凶狠地）大砲，麼着，（拿去頭上的布，打着身上的灰）日本人……

小老二：大砲老那麼打着，打得人心神都不定，嗯，媽！我說我們還是逃吧！

母：濃包，大砲怎麼着！跟你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把掃把從竹桿上改下來）

小老二：嗯，那麼大的聲音，連着是已經響了三天了，一刻兒也沒有停過，嗯，媽……

母：他響他的，又打不到你頭上來，要你怕什麼！

小老二：嗯，不怕！你可聽見的，昨天晚上響得那麼凶，連覺也不能夠睡，唔，媽，要是日本人

來了，唔……

母：死沒出息！跟你說，是不要緊的，就是因為日本兵打不下大關來，才那麼整天整夜的放砲。

大關又有重兵守着，日本人是華攻不下的……（搭桌椅）

小老二：可是，昨天晚上，又擱得那麼凶了，我連覺都不敢睡，只好在床上張大了眼睛，聽它那麼

「紅龍」「紅龍」地，……唔，媽，我說要是大砲打得過了，那可……

母：濃包，大砲就是專要打在你的頭上的！

小老二：噯，我想總有一會日本人要來的！

母：跟你說，日本人只是攻打大關，就是大關給打下了，他也只順着公路去打縣城，我們這兒是

在大關的側面，他就不會到我們這小地方來的！

小老二：可是我們這兒前面就是老虎嶺，翻過老虎嶺就可以通到日本人佔的地方去，噯，我們還

是逃吧！

母：逃？逃到那兒去呀？跟你說人家個個都那麼說：這兒是不要緊的！老虎嶺那麼高，那麼難爬

，而且只有那一條小路，我們鄉下人味，也不會走的，日本走那條路來送死？人家大關的

人，還要逃到這兒來呢！你要逃到那兒去？

小老二：可是人家說日本人是凶得很的，要殺人的！

母：濃包！他就專門要殺你，跟你說話，是一輩子也說不清楚的！

小老二：唔——

母：（止住）別再囑囉了！去看雞燉得怎麼樣了！

小老二：（還要說）噯……

母：叫你去看看燉的雞。

小老二：（只好去看雞。可是他慢吞吞地揭開鍋蓋，雞的香氣很濃烈地刺到鼻里，他不由主地

吞了幾口水）唔，好香！好香！（取筷在鍋里弄着）噫？唔，媽！怎麼只有一隻雞呀

？……噫，你不是說的，過年敬菩薩，一定要用什麼三牲的麼？可是這里只有一

隻雞，怎麼行呢。

母：（想起來）是呵！桶里的魚，還沒弄呢？

小老二：豬頭呢？現在還沒有下鍋，停會那燉得爛呢？

母：老衙子的張屠戶今年不賒賬，所以到現在鍋里還沒有豬頭。

小老二：唔，媽，三牲里沒有豬頭，那怎麼行呢？

母：我已經叫你哥哥担了些米到老衙子去了，還帶了十幾個雞蛋，叫他一齊賣了，買一個小豬回來。年成不好味，菩薩也不會見怪的。

小老二：哥哥是上老衙子賣豬頭去了？

母：是呵！天都快黑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小老二：真是哥哥還不回來，等會豬頭那燉得爛呢？

母：照理？也該回來了！

小老二：豬頭燉不爛，回頭就吃不動，真是！哥哥跑路，跑得頂快的，平時人家都叫他做飛毛腿，今兒不知怎麼弄的，去了那麼久了，還不回來，哼，真是！

母：照理，這見到老樹子，大強只要一頓飯功夫就可以打一個來回的。

小老二：真是，還叫飛毛腿呢？買個豬頭也買不來！

母：哦，許是雜貨店的王老郎拉着他婆錢吧！一定又同他混去了？

小老二：（自語）要哥哥不把豬頭買回來，又沒有豬頭吃了，噫，媽，要是沒有豬頭，菩薩也敬

不成了？

母：你什麼想敬菩薩啊！還不就想着沒得吃！

小老二：噫……

母：又噲囉什麼？光罰等他了，咱們先準備起來！去，把那桶里的魚殺了，洗乾淨拿來煮起來再

說！

小老二：（不大肯去）哥哥在家的時候又不叫他弄！（懶懶地過去，抽手去桶里抓魚，又連忙縮

回）哦，那麼大一條魚，唔，媽，我可殺不了那麼大一條魚，噫，還是你去吧！我來看

火！（一屁股坐在灶前）

母：懶雜種！你就只知道吃！（自提桶拿菜刀下）

小老二：（弄弄柴火，又打起瞌睡來。）

（台上靜了一會，外面叫門聲很急）

小老二：（只懶懶地在椅上喊）媽，媽……

母：（在內）小老二！去開門呀！怕是你哥哥回來了！

小老二：（向內門嘴）怎麼大白日的，把門關着？

母：（在內）雜種！你就懶成那個樣子！去開！

小老二：（自己嘆咭）開門關門的，儘找麻煩！（開門大強上）哥哥！你買的豬頭呢？

大強：（忽忽忙忙地喘着氣）保長呢？（揩着汗）去了麼？啊？

小老二：怎麼？你沒有買豬頭麼？

大強：我問你，保長走了麼？

小老二：沒有買豬頭。可過不成年了！

大強：死鬼！死在頭上，你還想過年？（急燥地）保長呢？

小老二：保長麼？就一直沒來過，哥哥你找保長幹嗎呀？

大強：（氣急）沒有來過，奇怪，他家怎麼說到我家來了呢？（回身即跑）

小老二：（拉住）哥哥，什麼事呀？這麼忙？你買的豬頭呢？

大強：死在頭上還要豬頭呢？

小老二：什麼？

大強：日本鬼子來了！

小老二：（驚懼）呵？你看了麼？哥哥！日本人可凶不凶？

大強：咄！還能給他看見？看見早就不能回來了！（又欲奔下）

小老二：（追去）哥哥！你到底遇見什麼？

大強：（狠狠地）老街子的人全都關了舖子去逃難去了！

小老二：真的麼？

大強：哼！我到老街子就沒有一個人了！（急下）

小老二：那麼真的，真的，（亂忙一陣）我們也逃吧！逃吧！（向內）媽！媽！逃難啦！逃難啦！

母：（在內）小老二怎麼了？你把我大強買的豬頭拿進來我洗呀！

小老二：媽不過年了，我們逃吧！逃難吧！

母：（在內）濃包！死沒出息！叫你拿豬頭進來，我洗呀！

小老二：咳呀！媽，死在頭上還要豬頭呢！日本兵都來了！日本兵來啦！

母：（在內）怎麼？小老二！你說什麼？

小老二：日本兵來啦！日本兵來啦！

母：（還捲着袖子，一手提了菜刀，一手抓着未打整好的魚慌忙跑出）什麼？在那兒？

小老二：是哥哥說的日本人來了！

母：咳！……他呢？（喊）大強！大強！

小老二：他又出去了！

母：才聽他說話，怎麼一轉眼就衝到那兒去了？剛才他在同你說什麼？他看見了日本人了麼？

小老二：還能看見，他要給日本兵看見了，就回不來了，他沒看見。

母：我原說呢，連一點影子都沒有見着，看見風就是雨，這時候人家誰都安心地在準備着過年，那兒來的日本兵呵？

小老二：可是哥哥說，老銜子的人全都關了鋪子門，都逃難去了！

母：那還不是人家老銜子的人也要過年麼？人家鋪子里的夥計要回家，老板當然也要關了門過年囉！你們就說人一定是逃難了？咄！這些濃包貨！

小老二：可是人家都說日本凶得很的，噫……我們還是逃吧

母：死難種！跟你說不要緊的！誰像你都樣沒出息，連影子都沒見着，就疑神見鬼，直嚷着來了！來了！其實，你看見日本兵在那兒？瞧你那濃包樣！

小老二：是哥哥那麼說的！

母：哥哥？你哥哥還不也是一個獸貨，就只知道那麼沒頭沒腦的，東忙一陣，西衝一跑，一轉眼就見不着他的踪影了！（感慨地）咳！我前世不曉得作了什麼孽，儘養出像你們這些獸貨！你瞧你，其實人是那麼大了，還什麼都不會做！連殺條魚都要我親自動手，就只知道吃現成的，這會兒又只會那麼喊喊嚷嚷的亂忙一陣……來！把地下掃掃！你看天都黑下來了，咱們還沒有收拾好……（小老二氣憤地用力揮着掃把，地上的灰飛騰起來。）

小老二：你怎麼啦？地也掃不來了吶？你看滿屋全是灰！（小老二又死洋怪氣地掃着。）

小三：（停了一會有人在門外喊着）

聲：大強！大強在家里麼？

母：誰又找大強來了？

小老二：好像是保長？哥哥不是找他去了麼？

母：哦！是保長！請屋里坐！

保長：好……（上）大強在家里麼？

母：哦請坐！找大強什麼事呀？小老二倒杯茶來

保長：不用客氣了，都是自家人。大媽，有點小事，找他到隔壁李大哥家，我們大家一齊談談

小老二：（倒茶上）哥哥找你去了吧？你沒碰着麼？

保長：找我？有什麼事嗎？我一直就在隔壁，他到那兒找去了？

母：（向小老二）你問清楚他到那兒找去了？

小老二：這，這可不會！

母：不會？你只知道吃現成的！笨貨，你不會殺魚，可會洗哪？去！快點把魚洗乾淨拿來煮着！

（小老二拿魚下）

母：過年了，大除夕的，保長還在外邊跑，有什麼要緊事嗎？

保長：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事，就是因為村口碉堡上的哨兵，在飯前到我家來，請我替他們買米

小老二，所以我得出來替他們想點辦法。

母：哦，買米？

保長：是的，嘿，大媽！你大強上次告訴我你們這兒還存得有一石多米，我想，你們只三個人吃

飯，大概還可以抽個幾斗來賣給他們。

母：是啊，現在米糧缺乏，買米真不容易呀

保長：對了，如今米漲得真快，而且還不容易買到，所以我說到各家來探，免得到街上去買那一塊錢十三斤的米，我們想辦法賣十五斤給他們，免得他們吃虧，他們也是很辛苦的。

母：你說一塊錢賣十五斤給那些哨兵麼？其實，他拿的公家的餉，有的錢，貴點也不要緊。

保長：是的，他們吃糧的一個月只那麼幾塊的餉，還能讓他們上當，吃那麼貴的米麼？

母：不過一向都是十三斤地賣給他們的。他們總沒有我們老百姓苦。

保長：這回一定賣十五斤給他，因為我們只有十九斤就可以買進來，只不過花點挑米的時間就行了。

母：是的，有米，照理是應當便宜賣給他們，就是我家沒有米，保長，你是曉得的，我家還存得起糧麼？家里實在是沒有米。

保長：大強告訴我他前天才去担一石米來呀！

母：那里有一担米啊，只有四斗，自己吃還不夠呢！

保長：大媽！要是有，就隨撿一點好了！

母：實在是沒有，要是有，還消你保長來出面買麼，我們自己也會一塊錢十五斤的賣給他們。

保長：實在抽不出點兒麼？

母：實在是沒有。

保長：那麼只好等大強回來再說吧！

母：等他回來也沒有呀！

聲：（在門外）有人在家麼？

保長：大強回來了麼？

母：誰呀？

哨兵：（探頭窗口）老板娘……

母：哦，碉堡上的哨兵。（厭煩地）幹什麼來了？

保長：哦，是老總請進來坐歇！

哨兵：（上）保長在這兒？（向大家）過年哪，恭喜。發財了！

保長：嘿，嘿……老總，請坐。

哨兵：好（坐）

保長：老總進村來有什麼事麼

哨兵：過年了，咱們弟兄們也想吃一頓，大家擡點錢，叫我來買一隻雞。

保長：買雞嗎？

哨兵：可是一連走了七八家，說也奇怪，家家都說沒有。

保長：是的，如今村上雞可買少得很。

哨兵：嘿，有兩家有，門口明明也有雞在，他却說不是他的，你說氣人不氣人？他媽的，這些老

百姓真壞。

保長：近來村上，養雞的人，真倒是少得多了。

哨兵：對了，就是因為這樣，我出他六毛錢一斤他們都不肯賣。這些老百姓真壞。

保長：這幾天過年，大公雞怕是他們要自己留着用。

哨兵：我倒不管他公的母的，大的小的，只要能買到就成了，……喂，老板娘，你有雞麼？

保長：對了，大媽，你賣一兩隻給他吧。

母：沒有，沒有，大的小的，公的母的，我一隻也沒有。

哨兵：奇怪！又沒有？他媽的，大概是老子運氣太不好。

（後面有鷄叫聲）

哨兵：（聽）噫！後面不是鷄在叫麼？

母：（慌忙接嘴）不，不，那不是我家的鷄，是隔壁家的鷄。

哨兵：真奇怪！（掏香烟欲抽）明明在叫，這鷄又不是你家的。哦，保長，你抽根烟吧！（遞過

去）（小老二提魚上，把魚放進鍋里煮着）

保長：不，多謝，我不會吃烟。

哨兵：（含上烟，從袋里找火，沒有見灶上有火，過去）

母：（機警地）你要幹什麼？

哨兵：借個便火，（已到灶邊）